

彩虹堂
RAIN
BOW
GIRL

晋江原创网
www.jjwxc.com

柔情似水，怎敌王图霸业；佳期如梦，怎敌血海深仇；情易舍，心难留，花朝月夜，转眼便成指间沙，不如生生世世，两两相忘，且归去，看青山隐隐，流水迢迢，望断天涯。

流水迢迢

1 LIUSHUI
TIAOTIAO

箫楼

最有望冲冠的晋江超人气大作 最惊艳的古典虐恋言情奇葩
连续六月占据晋江总分榜第二名 势如流水 无人可挡
彩虹堂年度巨献 华美“流水三部曲”完·美·收·官
初出江湖的小女子，心系庙堂之高的相爷，背负血海深仇的教主，
共谱一曲绝世爱恋，上天注定的纠缠，何去何从？

珠海出版社



流水迢迢

LIU SHUI
TIAO TIAO

箫楼 / 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水迢迢. 1 / 箫楼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-7-5453-0167-0

I. 流… II. 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04430 号

流水迢迢

◎箫楼著

责任编辑: 姜蓓

特约编辑: 冉苒

装帧设计: 棱角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-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44.5 字数: 93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版

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167-0

定 价: 57.6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第一章·长风山庄·001

第二章·盟主裴琰·010

第三章·平州崔亮·019

第四章·揽月楼头·031

第五章·猫爪蟹钳·042

第六章·鹤梦难寻·052

第七章·相府寿宴·064

第八章·祸起萧墙·074

第九章·有司必慎·085

第十章·浩瀚棋局·094

第十一章·华堂相会·103

第十二章·心机似海·116

第十三章·一箭三雕·127

第十四章·各怀鬼胎·138

第十五章·胸有丘壑·147

第十六章·以退为进·157

第十七章·假戏真做·169

第十八章·微波狂澜·178



目录
cOntents 1



- 第十九章·武林大会·189
- 第二十章·变故陡生·202
- 第二十一章·真情假意·213
- 第二十二章·风雪兼程·221
- 第二十三章·雪夜梦魇·232
- 第二十四章·月落风云·242
- 第二十五章·稚子何辜·252
- 第二十六章·翻云覆雨·263
- 第二十七章·凤翔九霄·274
- 第二十八章·暗流汹涌·289
- 第二十九章·惊天鼙鼓·299
- 第三十章·玉泉惊变·311
- 第三十一章·瞒天过海·324
- 第三十二章·因何生怖·336



目 录
cOntents 2



已近中秋，桂花漫香，长风山庄前的一湖秋水，在夕照下波光潋滟。

每年的八月十二，是武林各派掌门人齐聚长风山庄、商议盟内事务的日子。

长风山庄前，沿平月湖建了数座亭台，亭台之间菊蒲繁华，丹桂飘香。菊桂中筵开几十席，江湖中人多半相识，各依亲疏，分席而坐。

由于正主们在庄内商议要事，尚未出现，此时在席上坐着的都是各门派的长老或弟子。掌门之人不在，有的又见了故交，自然便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。

西首最末席一乌衣汉子放下酒杯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杨兄，听说剑鼎侯此刻尚未赶回这长风山庄，掌门人们正有些束手无策啊。”

他此话一出，席上数人都露出惊讶之色，一中年男子道：“剑鼎侯不知被什么事耽搁了，按理，他这武林盟主兼东道主应该早就要在此等候才是。”

“是啊，若是往年，他政务繁忙，不出席这一年一度的盟会倒也罢了，可今年‘秋水剑’易寒前来挑战，他不回庄应战，可就是天下第一不忠不孝之徒了。”

“为什么他不应战，就是天下第一不忠不孝之徒？”玉珠般圆润的声音响起，席上众人一惊，齐齐转头。

一少女从席后的菊花丛中探出头来，满面好奇之色。见众人皆望着自己，一双浓丽的大眼睛忽溜一转，众人顿觉这双眸子竟比满园的菊桂还要绚烂，比天边的晚霞还要妩媚，倒皆忘了去细看这少女五官究竟生得如何。

少女见众人都有些矜睜，索性从菊花丛中钻了出来。坐于那乌衣大汉身边，执起酒壶替他斟满酒杯，唇角边一个小小的酒窝盛满笑意：“大叔，为什么剑鼎侯不应战易寒，就是天下第一不忠不孝之徒？”

席上众人此时才回过神，细看这少女，十六七岁，乌黑的发，浅绿的衫，白玉般精致细腻的脸庞，笑意盈盈的眸子，端丽明媚，十分可亲。

乌衣大汉知此时能在这长风山庄前出现的女子，不是峨眉便是青山门下弟子。这

两大门派虽皆是女子，且少行走江湖，却技艺不凡，行事低调公道，素为江湖同道所敬重，这少女年纪虽轻，却是得罪不起的。

他微笑道：“这位小师妹，难道你的师父师姐没有和你说过剑鼎侯的事迹吗？”

少女右手撑颊，摇了摇头：“我师父从不跟我说这些，师姐更不爱说话，更不会说了。”

席上数人均有些心惊，众人都听闻青山派掌门有个大弟子简莹，长得极美，性子却极为孤傲，不喜与人交谈。当年行走江湖时，“川中三虎”贪其美色，对其不敬，被她连追数百里，素衣寒剑，割下三虎的双耳，并逼三虎公告天下，改绰号为“川中三鼠”，自此再无江湖人士敢得罪于她，背后皆称她为“青山寒剑”。

想起这少女是那位“青山寒剑”的小师妹，众人皆打了个寒噤。乌衣大汉堆笑道：“小师妹，你师姐向来不爱说话，我们大家都是晓得的，也难怪你不知道了。”

少女颇觉惊讶，师姐足不出户，连邓家寨都未出过，怎么这些人人都知道她不爱说话呢？

她隐知这些人有所误会，正待开口，一名大汉笑道：“小师妹，说起剑鼎侯的事，这话可就长了。”

少女忙给他也斟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大叔慢慢说，时辰还早着，那些老爷子老太太们一时半会也不会出来。”

听她将各掌门人称为“老爷子老太太”，众人哄然大笑，更觉这少女娇俏可喜，乌衣大汉笑道：“好，小师妹，反正闲来无事，我韩三余来当一回说书人吧。”

他饮了一口酒，道：“小师妹应知，我朝开国皇帝圣武帝的出身来历了。”

少女摇了摇头。

韩三余一愣，旋压低声音笑道：“那可得多费唇舌了。是这样的：我朝圣武帝出身于武林世家，先登武林盟主之位，任内不断将门下弟子及武林人士渗入军伍之中，后又借此夺取兵权，最终问鼎皇座。

“一百余年来，谢氏皇族习武崇武之风仍有几分盛行。历代皇帝也极为重视和忌惮武林势力，便于立国之初建了长风山庄，掌管号令武林。由当年与谢氏一起号令武林的副盟主，裴氏的后裔执掌山庄事务。

“裴氏执掌长风山庄上百年，高手辈出，出将入相、封侯晋爵的也不少。历任庄主更是担任武林盟主，号令群雄，调停各个门派的纷争，平衡着朝野间的力量。

“但到了二十余年前，裴氏渐渐没落，在朝中渐成弃子之势。适逢北域桓国派出高手‘秋水剑’易寒挑战中原武林，上任庄主裴子敬硬着头皮出战，死于秋水剑下。

“裴子敬死后，仅有一遗腹子存活于世，其朝中任职的胞弟震北侯又因触犯龙颜而获罪流放。裴氏没落，长风山庄也形同虚设，无人再将其视为武林盟主。

“及至五年之前，裴子敬的遗腹子裴琰年满十八，接任长风山庄庄主。武林各门派欺其年少，未有一人到场观礼祝贺。不料一个月后，裴琰以不敬盟主之罪连挑十大门

派，震惊朝野。

“初始朝野皆以为裴琰不过在武学上天纵奇才，不料其人在官场更是如鱼得水，更获得今上恩宠，平步青云，于前年被封为剑鼎侯，并出任左相一职。

“裴相少年得志，官运亨通，这长风山庄庄主一职却始终未曾卸下。故每年八月十二的武林大会，其必定要从京城赶回长风山庄。

“今年七月，咱们中原武林各门派，都收到了桓国‘秋水剑’易寒的传书，要于八月十二之夜，在这长风山庄，会一会我们华朝的左相兼剑鼎侯，武林盟主裴琰。”

少女拍掌笑道：“韩大叔的口才，可以去南华楼说书了，包管比那三辩先生还要说得好。”

韩三余哭笑不得，他好歹也是名震一方的豪客，此次随师门前来参加武林大会，却被一少女夸成说书先生，未免有些尴尬。可面对这明媚娇俏的小姑娘，也无论如何也动不了气。

少女笑罢微一蹙眉：“这样说来，剑鼎侯若是不回来应战，一来有损我朝威名，二来不能替父报仇，有违孝道，确是天下第一不忠不孝之人。可他若是武功不及那易寒，强行应战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”

韩三余笑道：“小师妹过虑了。剑鼎侯一身艺业胜过其父，其十八岁接任盟主。二十岁那年率‘长风骑’以少胜多，击溃月戎国上万骑兵，被圣上封为‘长风将军’；前年更是于千军万马中取敌将人头，率边境驻军大败桓国精骑于成郡，一扫我朝多年来被桓国压着打的颓势，立下赫赫军功，这才官拜左相，得封侯爵。他与易寒这一战，我看，胜负难说。所以为何此刻，他尚未赶回长风山庄，着实令人费解。”

少女笑道：“说不定人家剑鼎侯早就回来了，在庄内某处养精蓄锐，准备这最关键的一战呢。”

韩三余笑道：“小师妹有所不知，我师兄刚从庄内出来，说掌门人们正在紧急商议，剑鼎侯至今未归，若是他一直不出现，又该派何人应战易寒。剑鼎侯若是回庄了，为何连掌门人们都不知晓呢？”

少女见要打探的消息已听得差不多了，遂笑道：“韩大叔，多谢你的说书，我走了。”说着身形向后一翻一晃，隐于菊花丛中，倏忽不见。

韩三余与众人面面相觑，皆想道：这少女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且轻功上佳，看来青山门下弟子都不容小觑。

绿衫少女江慈在庄旁的菊园中玩了一会儿，又爬到园中的桂花树上躺了一阵，见正主们仍未出场，更觉无聊。

夕阳西沉，暮霭涌上，庄内庄外也点起烛火。江慈觉得有些肚饿，坐于枝丫间，向灯火通明的庄内望去，遥见庄子西北角烟雾盘升，知那处是厨房所在，笑了笑，溜下树来。

她轻功上佳，庄内管家仆从们正忙着招待客人，谁也不曾注意于她，居然让她从庄

子西面翻墙而入，不多时顺利溜到了厨房。

香气扑鼻，江慈咽了咽口水，见厨房人来人往，仆从们不断将酒水饭菜端了出去，想了想，索性大摇大摆走了进去。

一厨子见她进去，愣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位——”

“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点心？我肚子饿了，师父叫我自己到厨房找东西吃，她正忙着商议正事。”江慈笑道。

厨子们曾听人言道峨眉派掌门极为护犊，有几位俗家小弟子更是时刻带在身边，忙堆笑道：“小师妹自己看有什么合意的，就端去，只怕做得不好，不合小师妹的口味。”

江慈笑了笑，走到点心笼前，揭开笼盖，取了两笼点心，顺手又从柜中取出一小壶酒，施施然走了出去。

她在庄中东转西转，见一路上山石树木无不应势而布，疏密有致，隐含阵形。记起先前在桂花树上遥见到的庄内布局，终在夜色黑沉时转到庄子南面的竹园，盘腿在竹林中坐了下来。

她喝了一小口酒，又吃了几块点心，嘟囔道：“这武林大会也没什么好玩的，哪有什么仗剑风流、持箫高歌的侠客，多得是粗俗之人，只知道吃吃喝喝，我看，得改成吃喝大会才是。”

正嘟囔间，她面色一变，将点心和酒壶迅速卷入怀中，身形拔地而起，如一片秋叶在风中轻卷，又悄无声息地挂于竹梢。

两个人影一前一后走入竹林之中，其中一身形稍高之人四周望了望，猛地将矮小之人压在竹上，剧烈的喘息声和吮吸声响起，江慈本能地闭上了眼睛。

女子娇喘连连，嗔道：“这么猴急！昨夜怎么不来，让我干等了半夜。今夜夫人那里我当值，马上又得回去。”

男子喘着粗气道：“现在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理。”说着双手伸入女子衣间。

女子咭声一笑，腰肢扭着躲闪。男子将她抱住：“好莲儿，心肝莲儿，想死五爷了，你就从了五爷吧。”便欲去解那女子的裙带。

江慈隐在竹梢，紧闭双眼，心中暗暗叫苦，怎么喝个酒都不安宁，还撞上一对偷情的鸳鸯。

却听得那莲儿“啪”地将五爷的手打落，一把将他推开，冷哼一声：“五爷先别急，我有一句话问五爷。五爷若是答得不顺我的意，以后莲儿也不会再来见五爷。”

那五爷一愣，见莲儿说得郑重其事，忙道：“莲儿有话尽管问，我岑五对莲儿一片真心，必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莲儿整了整衣裙，迟疑片刻，似是有些伤心，低低道：“五爷，你是想真心和莲儿相守一生，还是只图莲儿这身子和暂时的欢愉？”

岑五忙上前搂住莲儿，指天发誓：“我岑五自是要与莲儿姑娘厮守一生，永不相负，若有违誓言，必遭——”



莲儿伸手掩住他的嘴唇，柔声道：“五爷不必发誓，莲儿信你便是。只是，眼下有件事，需得五爷依莲儿所言才是。”

“莲儿请说，岑五一定办到。”

莲儿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符包，放入岑五手中，娇声道：“这是莲儿昨日陪夫人去敬慈庵进香时，向主持师太求来的。师太说这个叫‘一心符’，能让女子的意中人对她一心一意，永不变心。五爷若是心中有莲儿，就请时刻带在身边，这样便会对莲儿一心一意，莲儿也自会对五爷百依百顺——”说着慢慢偎入岑五怀中。

岑五娇人在抱，芳香扑鼻，他将符包揣入怀中，喃喃道：“岑五必不负莲儿一片心意，这符，自是要时时带在身边的。”说着双手渐渐有些不安分。

莲儿却突然挣开他的怀抱，喘道：“不行，夫人那里，我得赶紧回去，庄主若是回来了，不见我在夫人身边伺候，必有严惩。”

岑五听到“庄主”二字，打了个寒噤，莲儿红唇在他右颊上轻触一下，身形妖娆，出林而去。

他原地怔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，步出竹林。

待他身影消失，江慈跳下竹梢，侧头自语道：“一心符？世上真有这种东西吗？明天我也去敬慈庵求上一个。”

一轮洁白的月温柔地照在长风山庄的竹林内。江慈坐于草地上，喝下一口花雕，仰头望着明月，涌上一阵淡淡的忧伤：师父，您在那里，还好吗？

丝竹之音穿透夜空送入她的耳中，她抛开这淡淡的忧伤，身形一晃，从竹林中跃出，穿林过院，从菊园旁的围墙跃出。

庄前平月湖前的高台之上，月琴婉转，二胡低诉，一小生，一花旦，竟唱上了一出《别三郎》。

那花旦有一把极好的嗓子和曼妙的身段，一抬眼，一甩袖，都是无尽的风情。她回眸转身间，长长的凤眼尽显妖娆浓艳，樱唇吞吐，字字句句如玉珠落盘，听得台下数百江湖豪客如痴如醉，彩声连连。

江慈素喜戏曲，看得眉开眼笑，将酒壶往怀中一揣，端着两笼点心，一边看着戏台，一边找了个空位坐下。

她刚坐定，旁边一女子冷冷道：“这位小师妹，这是我们峨眉的座位，你们青山的，在那边。”

江慈这才发现自己坐的这一桌有数位道姑，桌上也尽是些素菜冷食。其中一位道姑冷哼一声：“这武林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

另一道姑点头道：“师姐说得是，不知是盟主太年轻了，还是我们这些人老了，简直是世风日下！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尊敬长辈，是个位子就抢着坐。”

江慈知她们误会自己是青山派弟子，笑了笑，端着点心走开，在人群中穿来走去，

也未找到一处既能安心用食又能看戏的地方。索性退出人群，四处望了几眼，发现菊园西侧有一棵参天古树，正对戏台，不由喜上眉梢。

她越过菊园，在那棵大树下停住。将两笼点心并作一笼，咬住竹笼，双手急攀，借力上飘，不多时，便攀到了枝丫处。

江慈坐于枝丫间，取下口中竹笼，放于膝上，望着一览无遗的戏台，得意地笑了笑。她从怀中掏出酒壶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吃着点心，不时随着台上的花旦轻唱上两句，倒也悠然自得。

正看得得意时，秋风吹过，将她右边的一丛树叶吹得在眼前摇晃。她皱了皱眉，四顾一番，见上方还有一处枝丫，似是视野更为开阔，又将竹笼咬于嘴中，攀住树枝，身子向上一翻。

堪堪在那处落定，一个黑影突现于眼前，江慈猛然一惊，口中咬着的竹笼眼见就要掉落，忙伸手接住，身形未免有些不稳，向坐于枝丫间的那人倒去。

那人见她倒过来，左袖一拂，她身子又向另一边倒去，头正好撞在树干上，“啊”声尚未出口，一股劲风让她呼吸一窒，晕头转向，半晌后才发觉自己竟被那人点了穴道，放于枝丫间。

江慈气极，无奈哑穴被点，骂不出声，不由狠狠地瞪向那人。

月色下，她浓丽的双眸泛着点水光，衬着白玉般的脸庞，如一朵滚动着晶莹露珠的芍药，那人目光为之一凝。

江慈再狠狠地瞪向他，他见她瞪得有趣，又觉若是此刻杀她灭口有些不妥，便凑近她耳边，以极轻的声音冷声道：“我先来的，这处便是我的地盘，少不得委屈你一下了。”

江慈气得一噎，怒极后忽然平静下来，冲那人盈盈一笑，不再理他，转头专心看戏。

她哑穴和四肢穴道被点，只头颈能自由转动。看着台上花旦正如泣如诉，哀婉万状，想起师姐，刹那间忘却了穴道被点，随着月琴和管弦之声摇头晃脑，颇具韵律。

身后那人看得片刻，正待凑到她耳边说话。她早有准备，用力将头向后一撞，那人怕躲闪间弄出声响，犹豫了一下，便被她撞到鼻子，不由伸手将她往树下一推。

江慈一时气恼，用头撞他，未料他竟将自己往树下推去。这树极高，自己穴道被点，跌落下去，不死也得残废，眼见已落下树叉，不由闭上眼睛，哀叹小命不保。

正哀叹间，忽然腰间一紧，竟又被那人拎住裙带，提上树梢，重又坐回枝丫间。

江慈离家出走，一人在江湖上游荡，仗着轻功不错，人又机灵，未曾遇到过真正的惊险。不料今日为看戏曲，爬到这高树上，竟遭人暗算，还被这般戏弄，实是生平奇耻大辱，不由将头凑到这人面前，死死地看了他几眼。

月光似水，透过树梢，洒于那人面上。江慈朦胧间只见他面上神情僵硬，五官模糊，显是戴了人皮面具。整个面容，只见那双眼眸，如黑宝石般熠熠生辉。

她再上下扫了几眼，觉他即使是坐在树杈间，也仍让人觉其身形修长挺秀、柔韧有力，又有一种迷蒙清冷之意。那些碎落的月光洒在他的肩头，整个人如清俊出尘的璧月，又似寒冷孤寂的流霜。

那人从未被年轻女子这般肆无忌惮地打量过，双眸微眯，冷笑一声，笑声充满残酷

意味，仿如修罗神煞般凛冽。

江慈一惊，先前喝的雕酒发作，竟打了个酒嗝。酒气冲得那人向后一仰，偏江慈的裙带还握于他手中，这一后仰，带得江慈直扑入他胸前。

两人此时姿势可谓暧昧至极，江慈自是气恼，那人也有些矜睨，眼中闪过憎恶之色，猛然将江慈一推，正待下狠手，思忖一瞬，终觉不妥，万一这少女的师长找来，只会后患无穷。

他将江慈放正，在她耳边轻声道：“你乖乖看戏，我就饶你小命，你若是不老实，惊动了别人，这药，世上可只我一人才有解药。”说着迅速塞了一粒药丸入江慈口中。

那药丸入口即化，江慈不及吐出，药已入喉而下。一怔间，他已伸手解开了她的穴道。

江慈瞪着他，愣了片刻，便再不理他，转过头看向戏台。

“也曾想，你似青泥莲花，我如寒潭碧月，月照清莲，芳华永伴。却不料，韶华盛极，百花开残，年少还须老，人事更无常——”

台上花旦此时竟是清唱，兰花指掠过鬓边，眼波往台下一扫，数百江湖豪客鸦雀无声，就连那些坐得较远、收眉敛目的和尚道姑们也齐齐耸容。

江慈撇了撇嘴，掏出怀中酒壶，饮了一口，轻声道：“她唱得没我师姐好。”

那人一愣，他本以为喂她服下毒药，她会惊恐万分，不料她似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般，还这样轻松看戏，坦然与自己交谈，实是有些不同寻常。

他冷笑一声，声音却极轻：“她是京城有名的素烟姑娘，等闲的官宦人家想请她唱上一出，还得看她心情。你说她唱得不如你师姐，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。”

江慈侧头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又没听我师姐唱过，怎知她不胜过这素烟，你才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不过，我师姐也绝不会唱给你这种鬼鬼祟祟的小人听。”

他冷笑道：“我哪里鬼鬼祟祟了？”

江慈见他如宝石般的眸中煞气浓烈，也不惊慌，淡淡道：“你躲在这树上，戴着人皮面具，又怕我泄露你的行迹，不是鬼鬼祟祟是什么？只怕，是有什么阴谋诡计要对付剑鼎侯吧。”

她想了想，又道：“我才不管你是谁，他剑鼎侯是生是死也与我无关。我看我的戏，你办你的事，咱们谁也不犯谁，你那假毒药，也吓不到我。”

他愣住，不知这少女怎看出自己给她服下的不是毒药。她轻功不错，现下穴道得解，只怕自己再想施辣手，不能一击成功，反而会惊动他人。纵是能杀死她，但她师长若是寻了过来，可就有些不妙，这长风山庄前又无其他更好的隐身所在，正后悔犹豫间，忽听得台下人声鼎沸。

“易寒到了！”

“易寒到了！”

“是秋水剑，他来了！”

喧哗声中，数百江湖人士齐齐转头望向庄前黄土大道，树上的江慈不由得也坐直了身躯。

戏台上的素烟却仍浅摇碎步，伴着幽幽月琴柔媚婉转地唱着。

“青衫寒，鬓微霜，流水年华春去渺，朱阁悲声余寂寥。词墨尽，弦曲终，簪花画眉皎泪抛。问一声，负心郎，今日天涯当日桥，你捡我丝帕为哪遭？！”

夜风忽劲，庄前庄内的灯笼，次第摇晃。一人一袭浅灰长袍，踏着琴声，踏破月色，从幽暗中缓缓走来。

只见他衣衫半旧，在夜风中飘飘拂拂，他眉间鬓角，满是风尘落拓之色，清瘦的身影，似从千山万水间萧索行来。他似缓缓而行，却眨眼间便到了庄前。

这名动天下的“秋水剑”易寒，负手立于桂花树下，对投在他身上的数百道目光恍如未见，深邃的目光直望着戏台之上的那个哀婉女子。

又一阵风吹来，琴声忽烈，箫音高拔。素烟一挥袖，抬头扬眉间，眼神凌厉投向台前易寒，月华与灯光映照下，她的笑容充满凄凉嘲讽之意。

“人世伤，姻缘错，你执著英雄梦，我望断故园路，今日持杯赠君饮，他朝再见如陌路。长恨这功名利禄，白无数红颜鬓发，添多少寂寞香冢，今生误！”

易寒身定如松，脸上神情却似喜似悲，管弦交错间，他低低叹道：“长恨这功名利禄，白无数红颜鬓发，添多少寂寞香冢。唉，今生误，误今生！”

台上，弦急管破，水袖旋舞，哀恨女子的眼神却始终胶着在易寒的身上。

她的眉眼与那人是何其相似，一甩袖，一扬腕，皆是无尽的婉转痴缠，二十多年来让他梦中百转千回，醒来后却只有一柄寒剑，一盏孤灯。

若是一切可以重来，是不是，自己就会兑现那双月桥头的誓言，带她远走天涯，不要这煊赫的声势，不要这名利场中的传奇呢？

易寒涩然一笑，忽然拍上腰间剑鞘，寒光乍现，弦音暴断，台上琴师踉跄后退数步，手中月琴落地。

易寒手中长剑，如一波秋水，映着月色，炫丽夺目。他望向长风山庄的黑金大匾，冷声道：“易寒已到，请裴盟主现身赐教！”

古树之上，那人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易寒十招之内必败。”

江慈侧头望向他：“不可能。易寒心神虽乱，毕竟也是名震天下的秋水剑，怎可能十招就落败？！”

他冷笑道：“裴琰其人，从不应没有把握之战，最擅攻心，又极好步步为营。他费尽心思找到易寒的弱点，将素烟请来此处，扰其心神，只怕还有后着。易寒性命能保，但十招内必败。”

江慈正想问他为何说“易寒性命能保”，却见山庄中门大开，十余人鱼贯而出。

皓月朗朗，秋风幽远。

易寒望着鱼贯而出的十余人，淡淡道：“柳掌门，各位掌门，久违了。”

苍山派掌门柳风盯着易寒看了片刻，暗叹一声，上前道：“易堂主，多年不见，堂主风采如昔，柳某有礼了。”

易寒唇边掠过一抹苦涩的笑容，心中暗叹：师弟，你这又是何必！你我当年同门时情义虽深，但现如今，你为苍山掌门，我乃桓国一品堂堂主，各为其主。你若是能够避开，就避开吧。

柳风似读懂了易寒苦笑之意，沉默一瞬，挣扎片刻，终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笺，递至易寒眼前。

易寒并不说话，只用眼神询问。

“这是我从师父遗物中无意发现的，师父他，对当年将师兄逐出师门一事，也是颇为后悔。依此信之意，师父曾想让师兄重归师门，还请师兄三思。”柳风垂下眼，四周响起群雄惊讶之声。

树上的江慈却不懂，侧头望向那人。

他欲待不说，又怕这少女突然弄出声响，只得冷声道：“易寒本是我华朝苍山门下弟子，武学禀赋极高，十八岁时便被誉为苍山第一高手，本是接掌门户的不二人选。却不知为了何事，在他二十岁那年，上任掌门、他的师父传书武林同道，将他逐出师门，并言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他远走桓国，在那里出人头地，执掌桓国最大的武士堂——一品堂，成为桓国将士顶礼膜拜的剑神。”

江慈听他讲得清楚，侧头向他一笑，又转过头去。

庄前，易寒长久地凝望着手中那封信笺，却始终没有展开细看。

秋风荡荡吹过，庄前，数百人鸦雀无声，均默默地看着这位桓国将士心中的剑神，华朝苍山派的叛逆弟子。看他要作出何种选择，走向哪条道路。

戏台上的素烟不知何时抱了琵琶在手中，秋风中，低眉凝眸，右手五指若有意、似无意的轻拨着琴弦，曲不成调，却自有一股苍凉激愤之意。

易寒面色不改，秋水剑忽然一动，光华凛冽，托住那信笺平递至柳风面前。

柳风长叹一声，伸手取回信笺，不再说话，后退两步。群雄或惋惜，或鄙夷，或兴奋，喻声四起。

易寒衣袂飘飞，面沉似水，朗声道：“裴盟主，请出府赐教！”

他的声音并不大，却压过了在场所有人的声音，朗朗澈澈，在长风山庄上空回荡。

他的声音刚刚散去，一把更为清朗俊雅的声音响起：“裴某不才，让易堂主久候了！”

群雄一阵欢呼，齐齐转头望向庄前黄土大道。幽沉的夜色中，十余人稳步走来。

江慈翘首望去，只见当先一人，蓝衫飘拂，腰间丝绦缀着碧玉琅环，身形挺拔修长，容颜清俊，目若朗星，举止间从容优雅，顾盼间神清气爽。

他渐行渐近，微笑着望向众人，目光并不在某人身上停驻，众人却均觉他在与自己致礼，“盟主”、“侯爷”、“相爷”之声四起。

他行至庄前，长袖轻拂，向易寒施礼道：“易堂主，裴某因有要事耽搁，迟来一步，还望易堂主见谅。”

易寒本是面向庄门，裴琰出现时他稍稍侧身。此时裴琰上前行礼，他再一侧身，却觉得裴琰一踏足，一挥手，让自己这侧身的动作显得有些拘束，无法从容舒展。

他心头暗警，知眼前这人虽然年少，武学修为却胜过其父。他微微一笑，右足稍踏后一小步，借势拱手：“裴盟主客气了。”

“易堂主客气。”裴琰笑道，“裴某俗务缠身，这几日正忙着与贵国使节商谈和约事宜。恰逢贵国使节金右郎要前来一观堂主与裴某一战，路上稍耽搁了，还望易堂主见谅。”

易寒瞳孔猛一收缩。此时，裴琰身后数人走到光亮之下，其中一人轻袍绶带，面容清癯，与易寒目光相触，微微颌首，却不搭话。早有仆人搬过大椅，这几名桓国使节大喇喇坐下。

树上，江慈微微坐开，侧头望向那人。

那人无奈，只得又道：“易寒名为一品堂堂主，实是支持桓国二皇子的重要人物，而这金右郎乃桓国太子的亲信，他桓国内政，复杂多变，与我朝不相上下。”

他轻哼一声：“裴琰果然心机深沉，步步为营。旧情、恩义、政敌，能扰乱易寒心神的，他全部用上，佩服，佩服！”

江慈眼神凝在正亲切有礼与众掌门寒暄致意的裴琰身上，啧啧出声：“好一个剑鼎

侯，倒是不枉他的名声！”

他靠上树干，放松身躯，冷哼一声：“裴琰出了名的冷酷无情，不择手段，你可不要被他那副好皮相给迷惑了。”

江慈摇头，讽道：“你也是一副好皮囊，一颗无情心，怎好意思说别人。”

两人正斗嘴间，庄前纷扰已定，众人落座，场中仅余裴琰与易寒负手而立。

裴琰仍是嘴角含笑，接过随从递上的长剑，悠然道：“易堂主，请赐教！”

易寒也不答话，微一低头，恰逢一阵夜风卷起，他的长衫随风而鼓，猎猎作响。庄前数百人的心剧跳，人人目不转睛，等着看这场关系到两国局势的高手对决。

“且慢！”如冰雪般冷冽的声音响起，易寒缓缓抬头，却见那素烟怀抱琵琶站于自己身前。

素烟秋波沉沉，似悲似怒，看定易寒，凄然一笑：“别来多年，易爷无恙否？”

易寒微一眯眼，轻叹一声，却不答话。

素烟冷笑一声：“易爷当年何等风采，巧舌如簧，今日怎么成了锯嘴葫芦了？只是，素烟现有一事，非在易爷决战之前相告不可，素烟可不想易爷下到黄泉，仍不明真相。”她轻移碎步，走至易寒身侧，贴到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。

易寒猛然抬头，她却转身，戏服未除，花簪已抛，琵琶掷地，大笑道：“易寒，你负我姐姐，令她含恨而逝。今夜，她当在九泉之下相候，与你一清前账！”厉笑声中，飘然远去。

易寒木立良久，压下心头滔天骇浪，抬起头来，正见裴琰含笑望着自己。那笑容观之可亲，但那眼神却寒如冰霜，冷如利刃。

他终是一代高手，极力忘却方才素烟相告之事，也不多话，气贯九天，秋水剑微微一横，爆起一团剑芒，身形倏忽一闪，攻向裴琰。

裴琰身躯轻如鸿毛，倏然后飘，手中长剑挽起潋潋的光芒，架住易寒如电闪雷击的一剑。

铿然一声，光华暴起，裴琰借力疾退，如大鸟翩然后飞。易寒跟上，手中秋水如波，由下撩上，再度直攻裴琰胸前。

剑尖未至，剑风劲啸，裴琰知不能强捋，于空中仰身闪避，以退为进，足下连环踢出数脚，于易寒剑芒之下，直踢向他胸前膻中、紫宫二穴。

易寒坐马沉腰，手腕下沉，剑刃划向裴琰右足。

裴琰右足忽然一旋，踏上秋水剑身，借力一飘，身子在空中数个盘旋，已如鹤冲九天，避开易寒挽起的森森剑气。

月色下，一灰一蓝两道身影交错飞旋，灰影如鹤映晴空，蓝影如光渡星野。易寒剑势卓然凌厉，威势十足，裴琰则清飒自如间带着一种沉稳的气质，隐隐让人觉其有一种指挥千军万马、从容自若的气度。

数招过去，易寒忽然一声清啸，剑芒突盛，人剑合一，有如破浪，扑向跃于空中、尚未落地的裴琰。

裴琰呼吸一窒，如在惊涛骇浪中沉浮。觉易寒剑势凌厉至极，却又不乏灵动飘忽，实是攻守兼备。但他并不惊慌，长剑忽转刺为扫，横击向易寒身侧。

易寒听得裴琰手中剑锋嗡嗡作响，知自己纵是能劈入他胸前，却也不免被他剑气拦腰而过。心中暗赞裴琰这一招看似求两败俱伤，实是攻敌之必救，履险地如平川。

他腰一拧，冲天而起，长剑忽然脱手，在空中一道回旋，竟射向裴琰脑后。

裴琰听得清楚，知无法回剑后挡，只得借先前一扫之势右扑。却见易寒如花蛇扑鼠，迅捷跃向空中接住长剑，直刺而下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剑气已划破自己横在腰前的右臂衣袖，眼见就要刺入右肋。

他自幼习武，知终有一日要与易寒决战。十年前便已派出细作潜入一品堂，对易寒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了如指掌。更早已将易寒的过去调查得十分详尽。他擅打攻心之战，这才请来素烟，说动柳风伪造书信，又激来桓国金右郎观战，力求多占先机。

当这生死时刻，他知已是利用先前所做一切努力的时候。身形移动间，右足在地上带过，正碰上先前素颜掷在地上的琵琶，弦音零乱而起。易寒心神一颤，脑中闪过素烟相告之事，一个恍惚，剑尖微颤，擦着裴琰右肋直插入黄土之中。

裴琰急速转身，修长手指握着的长剑剧烈颤动，如有漫天光华在他身前凝聚。

剑气破空而起，映亮易寒双眼。易寒眼神一闪，刚拔出秋水剑，裴琰手中长剑已如龙腾，如风翔，轰然击向他身侧空地。

场边有那眼尖之人看得清楚，正在心中暗讶为何裴琰不趁秋水剑未拔出之时直击易寒，而是击他身侧空地。却见易寒竟似站立不稳，身形摇晃间急速回剑于身侧，轰声暴起，他冷哼一声，往左侧轻跃一步。

裴琰从容收剑，负手而立，双目神采飞扬，含笑望着易寒，并不言语。

易寒剑横身侧，默立良久，一道殷红的血迹沿剑刃蜿蜒而下，滴入黄土之中。

他摇了摇头：“裴盟主竟已练成‘声东击西’，易某佩服！”他忽然仰头大笑，秋水剑挟着龙吟之声，如流星一般直射入平月湖边一棵巨柳之上，深及没柄，树身剧晃。

灰影闪动，他身形消失在大道尽头，空中传来他苍凉之声：“秋水剑已逝，易寒再非江湖中人，多谢裴盟主成全！”

群雄呆了一瞬，爆出如雷欢声，桓国使臣又暗喜，又尴尬，在仆从的引导下拂袖入庄。

欢呼声中，江慈转头望向身边之人：“裴琰的父亲死于易寒手中，他为何不取易寒性命呢？”

他冷笑一声：“易寒以一品堂堂主身份前来挑战中原武林，代表的是桓国军方。他既已弃剑认输，裴琰便不能再杀他，否则便是擅斩来使，蓄意挑起战争。更何况，裴琰还